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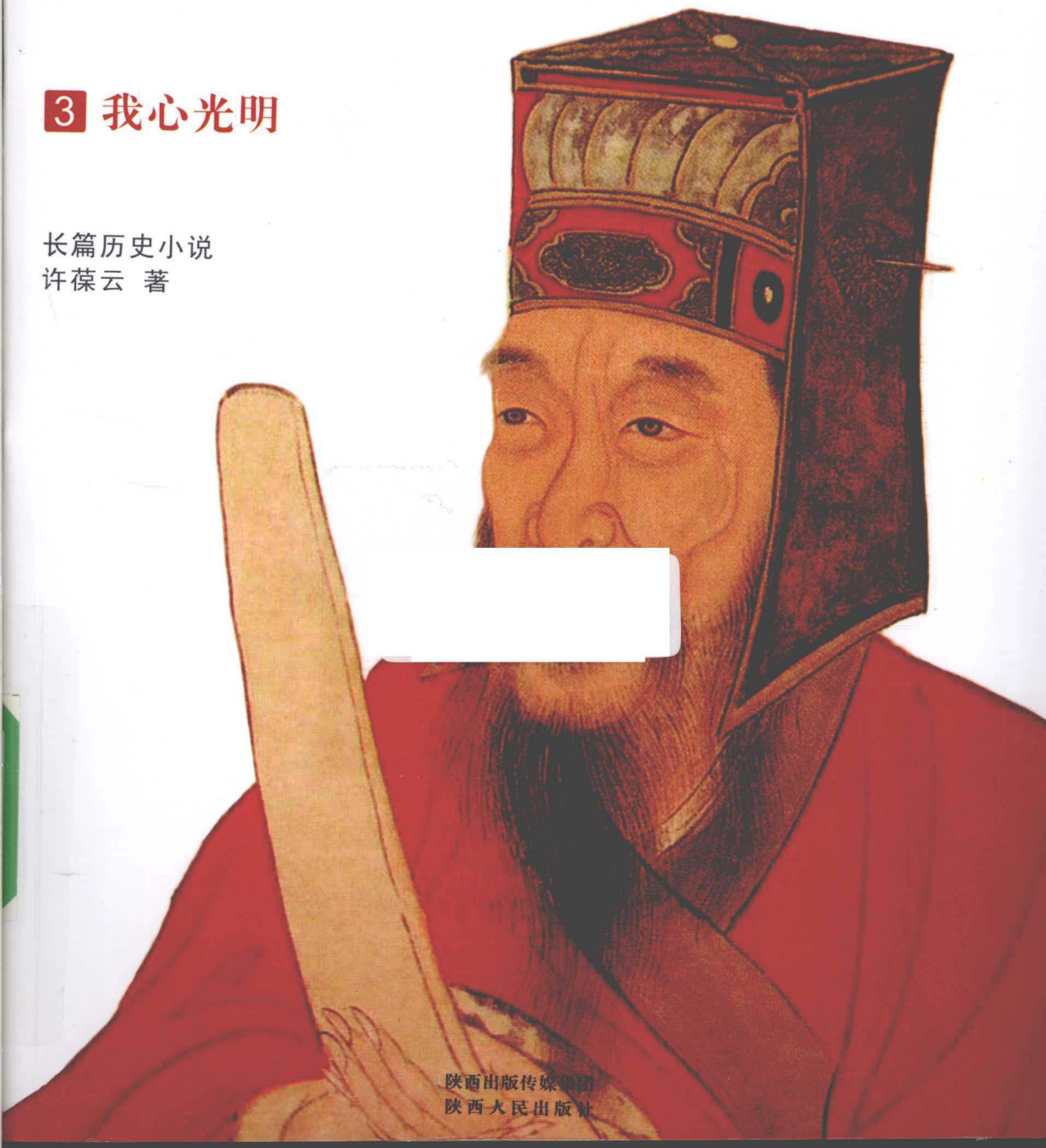
王阳明

三部曲

读小说，悟心学 和王阳明一起知行合一与致良知
|典藏版| 专家审读，全新修订，附心学经典《传习录》

3 我心光明

长篇历史小说
许葆云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王阳明

典藏版

3 我心光明

许葆云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:典藏版. 我心光明 / 许葆云著. —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13

ISBN 978 -7 -224 -10859 -0

I. ①王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9277 号

王阳明(典藏版)·我心光明

许葆云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68 千字

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7 -224 -10859 -0

定 价 128.00 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王阳明

我心光明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回/1

添兵减灶提督示弱，破釜沉舟宁王逞兵

第二回/15

用险计谋士绝后路，识奸谋守仁袭空城

第三回/30

用智用强将克安庆，无谋无勇功败垂成

第四回/45

刘养正拼死打胜仗，王守仁谈笑破宁王

第五回/64

要亲征天子乘国乱，装糊涂正德下江南

第六回/77

三番抗旨要救百姓，一席良知劝服太监

第七回/100

江彬似虎强夺民女，蒋瑶如羊跪拜奸贼

第八回/119

占南昌折辱按察使，设毒计密捕冀元亨

第九回/135

丧天良江彬杀百姓，用诚意守仁抚京军

第十回/155

奔南京巡抚表忠义，派刺客奸党动杀机

第十一回/175

朱皇帝禁猪留笑柄，苦虫儿命苦难修行

第十二回/187

致良知守仁绝软弱，造妖邪张永吓皇上



王阳明

我心光明

目录
CONTENTS

第十三回/202

生擒宁王正德还驾,贪玩落水病死豹房

第十四回/214

咬牙关首辅开局面,设圈套众志成城除奸

第十五回/227

当走就走并无一悔,欲来难来抱憾而归

第十六回/243

塞翁失马阳明守制,满街圣人王艮讲学

第十七回/262

为护大礼廷和落难,责打群臣嘉靖扬威

第十八回/276

逆子惹祸夫人亡故,家业败落形只影单

第十九回/290

贤妻麟子终得圆满,为安百姓守仁出山

第二十回/306

四句教付与后学子,招抚计救出眼前人

第二十一回/324

剿八寨惶惶生重病,审良知洒洒归光明





第一回

添兵减灶提督示弱，破釜沉舟宁王逞兵

(一)

自从聚集起三万兵马之后，王守仁的一颗心反而沉了下来，并不急着招集各县，反而故意露出破绽来，一心只等着宁王出南昌直奔安庆，就从叛军背后发起突袭。

守仁那道“各府县兵马原地待命，无令不得轻动”的令牌发下去后的第五天，留守赣州的雷济赶到吉安府，一见守仁开口就问：“都堂是否下令南赣各军马驻扎不动，各县乡兵不得入赣州集中，以旗牌为令方可调动？”

这确实是守仁刚下的令，想不到雷济忽然跑到吉安来了，难道他没有依令而行？守仁忙说：“令是本院下的，雷先生是否依计而行了？”

“学生倒是依令而行了，可实在想不通都堂为什么不集中兵马？恐怕是传令官弄错了，或者有什么内情，所以带了几百兵专程到吉安来面见都堂。”

“赣州方面谁在主事？”

“赣州知府邢珣统辖各县乡兵，赣州卫都指挥使余恩督率所有官军，冀元亨督办钱粮事务。”

原来雷济倒是因为细心，专门跑到吉安来了。邢珣、余恩都是守仁的老部下，冀元亨这个人老实稳重，很靠得住，守仁微微一笑：“你来了也好，就待在吉安吧。本院令乡兵暂不到赣州聚集，是个‘添兵减灶’的主意，现在宁王困守南昌半月之

久，锐气已挫，本院在周边几府县招集的乡兵、官军已有三万之众，足可与他对阵，所以本院用这个‘添兵减灶’的计，想让宁王大意，率军直出南昌去攻安庆，他的大军一走，我这里就可以招集兵马攻克南昌。”

来之前雷济一直以为自己接的军令有误，现在知道守仁确是这样安排的，倒也放了心。可听守仁这一番话颇有点儿“纸上谈兵”的味道，又不得不多问几句：“都堂，如果宁王真的一鼓而克安庆，那他岂不是沿江而下直奔南京去了吗？”

“从宁王起兵至今已有半月，安庆守军也准备了半个月了，镇守安庆的都督佥事杨锐是一员名将，善打硬仗，我估计他们至少也能死守城池半个月吧？”

“要是守不住呢？”

“如果安庆方面硬是守不住，宁王当然就直奔南京了，在这上头本院也无回天之力。现在关键是两条：一是安庆守军必须坚守半个月；二是我军必须在宁王离开南昌半个月之内攻克南昌城，逼宁王从安庆回援。只要拿下南昌，宁王必然回援，那时候我军以逸待劳，就在南昌城外和叛军决战，当有七成胜算。”

王守仁说这些话，其实言不由衷。

雷济是个有才干的人，遇事明白，再加上性子又直，听守仁说的全是遮掩的话，有些忍不住了：“都堂，学生可不这么看！且不说咱们能否如期攻下南昌，就算真的攻克了，和宁王大军中间还隔着九江这座府城。如果宁王一方面整固九江防卫，以待我军，同时下定决心奔南昌于不顾，拼命攻打安庆，只怕他还是能够得手。拿下了安庆，宁王进可直扑南京，守可阻击我军于长江口，凭咱们手中这区区三万兵马，又多是各府县招集的乡兵，杀到南昌还可以，难道还能连克九江、安庆，一路追杀到南京去吗？咱们连这份粮草都备不齐！要是这样，咱们攻下南昌也没有用了。”

雷济说的真是要命的话！

宁王势力太大，准备得太久，而朝廷对宁王又太疏忽，江西官军打仗的本事也太稀松，真要像雷济所说，宁王一出南昌就不顾一切只管扑向安庆、南京，守仁在南昌打得再好，怕也没用。眼下招集的乡兵多是守仁在南赣招抚回来的“新民”，说白了，就是刚被守仁安抚下来的山贼，这帮人倒有一股子蛮勇，可单凭一股子气，速战速胜尚可，长途奔袭只怕难以胜任，若旷日持久，三万人马连粮饷都无处筹措……

沉默半晌，王守仁低声说：“雷先生，这些本院都想到了，可在这上头我等无能为力。现在只能想着趁宁王出兵后防空虚的机会，一鼓而定南昌，再盼宁王回南昌与我等决战，此战还需大获全胜不可，一条做不到，我们就满盘皆输了。眼下时局，半是天意凑合，半是勉强为之吧。你刚才这些话切切不可对外人提及！明白吗？”

雷济的脾气太急，守仁跟他打马虎眼，他忍不住，可现在守仁把实底交给了他，雷济也立刻明白，自己这话实在不能乱说：“还是都堂想得对路，眼下半是天意凑合，半是勉强为之。我等只是尽力罢了。”

正说到这儿，伍文定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：“都堂，防守墨潭的官兵捉到一个人，是原任南安知府季教，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宁王造反起兵的檄文，现在已经把季教押到府上，都堂要审吗？”说着把手里的文告递过来，守仁大概看了，果然是宁王的檄文，也没细看，顺手撕了扔在地上，倒是问伍文定：“抓住的真是南安知府季教？”

“没错，当年在南赣一起剿匪，下官见过他。听说此人已升任广西参知政事，不知怎么又投了宁王，还胆大包天孤身跑到吉安来劝都堂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南安知府季教是守仁到南赣之后的老部下，坚韧强干，在南赣剿匪之时立过大功，是王守仁亲自上疏表奏，朝廷把季教升了广西参政，守仁也想不到此人竟然投了宁王，略想了想：“把他带来，让我问问。”

不大工夫，几个军士把季教押了进来。守仁沉着脸上下打量他，见季教一身老百姓的打扮，脸色灰暗，弓腰曲背，人也瘦了一圈，在守仁面前跪下。守仁冷冷地说：“想不到南安知府也从了贼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本院说的，现在就说，说完我就砍了你。”

呆了半天，季教低声说：“都堂，小人从贼也是情势所迫，逼不得已。”

守仁早料到季教会说这种话，冷笑一声：“从贼的个个都是情势所迫，人人都是逼不得已。可惜你不是南赣的‘新民’，本院赦你不得。”

季教悄悄看了王守仁一眼：“一年前小人也曾追随都堂大人在南赣剿匪，那时候小人也算是尽心尽力，因为那是在替百姓做事，是咱们这些戴乌纱穿红袍之人的责任所系。可这次到南昌给宁王贺寿，正遇上宁王起事，把我围在府里，当时听见他们喊了一声‘追随王爷的站出来’，我也不知怎么就站出来了。”

王守仁冷冷地说：“你分明是怕死。”

“也许吧，小人也说不清。小人以前做县令，做知府，亲眼见过百姓之饥，民情之苦，如今天下到了什么程度，都堂心里也知道。大明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百姓们要活命，官员也要有个人样儿，可当今皇上把天下百姓的肉都吃光了，把朝廷官员的骨头都打折了！实在是叫人忍无可忍呀。”

季教这样的话，王守仁不是第一次听见了，唐寅、刘养正，都这样劝过他，守仁自己又何尝没有感觉到？可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真的已经拿定了主意。季教的话让他痛苦伤感，可改变不了他心里的主意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敢拿这样的话来劝本院，不知一个‘死’字怎么写吗？”

季教苦笑了一下：“不瞒都堂，小人今天实在是冒死而来，而且也只带了这么一个檄文来，嘴里半句话也不敢劝都堂。”

季教进来之后已经说了半天话，把自己劝了半天，现在忽然又说“半句也不敢劝”的话，王守仁冷笑一声：“不敢劝本院？那你来干什么？！”

季教抬起头来看了守仁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：“不瞒都堂，小人心里苦，太苦了！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什么是忠什么是孝我都懂，可事到临头乱了方寸了，没有准主意了，不知以后自己该怎么办，该跟着谁了。这些日子小人心如油煎，日夜不眠，弄不清自己对是错，是该死还是该活，真是活得比死还苦！可又不知道去问谁？正好宁王让小人来劝都堂，我知道都堂是个大宗师，就把这条命交给都堂吧，如果都堂愿意率军投奔宁王，那就是小人把大主意拿对了，投宁王投对了；如果都堂把小人杀了，那就是我想错了，不该投靠宁王，若是如此，那我也真该死了。小人话说完了，这就把一颗心都交上来，任由大人判我的生死，都堂要怎样都可以。”说完这话，整个人都跪趴在守仁脚下，五体投地，等着守仁发落。

这时候，倒是王守仁愣住了。

真想不到忽然来了这么个没了主心骨的糊涂人，居然跪在自己面前，把一条命交给了我，硬是逼着自己给他拿个主意。一时间王守仁只觉得胸口胀闷，头颅之中好像火烧一样，身上不由得出了一身热汗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季教却是连头也不抬，只在地上趴着不动，等着王守仁指点他的出路，一言定他的生死。

终于，王守仁慢慢地说：“你这做法毕竟是错了。天下百姓原本就困苦不堪，如果宁王谋反，夺了江南半壁，从此兵连祸结，要打多少年的仗，要死多少人？我们做官的，不能看着百姓受苦。再说，陛下是君父，虽然有错，我们只可以劝，不能造反呐！”见季教还趴在自己脚下不动，守仁又把声音压低了些，“天子之心如同

日月，虽偶有阴云蔽空之时，终究会有云开雾散之日，经此一场大乱，陛下定然幡然醒悟，从此奋心自省，励精图治，我等身为臣子，当信赖君父，尊崇君父，什么时候也不能把这个忠心忘了，不能把这个信心灰了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好半天，季教抬起头来，满脸泪水，带着哭腔问道：“这么说是小人错了？”

“当然是你错了！”

王守仁这一句话，顿时把季教的一颗心击成了粉碎，闭着眼睛稳了稳神，低声说：“都堂杀了我吧。”

王守仁看着季教沉声道：“你已从贼，犯了不赦之罪，死得并不冤枉。”

“小人知道，丝毫不冤，只求速死。”

望着眼前这个趴在地下一心请死的糊涂人，不知为什么，王守仁觉得自己下不了狠心杀他。“本院可以放你回去。”

季教吓了一跳，猛地抬起头来。

王守仁缓缓点头：“我不杀你，眼下杀你也无益，你回去告诉宁王，本院已经铁了心要破此贼，吉安府已有精兵五万，朝廷几十万大军不日就到，到时必叫宁王灰飞烟灭！”说了一番话，略沉了沉，又看着季教说，“你是从贼的人，论罪当诛，妻子为奴，你知道吗？今日本院让你回去斥责宁王，他日若再落到本院手里，定叫你人头落地！”

守仁话里的意思季教也听出来了，这是叫他回复宁王之后就脱离叛军，隐入江湖的意思。如今季教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王守仁能这样对他，真是大恩大德了。忙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给守仁叩了三个头，退出去了。

(二)

和季教说了这么些话，守仁觉得筋疲力尽，可眼下要做的事太多，千头万绪的，只能强打精神又伏在案上写起奏章来。正忙得昏天黑地，外面有人轻轻叩门，接着杏儿手里捧着一盘水果进来，笑着说：“先生歇歇吧，别老是动脑子了。”

有杏儿在面前说说话，守仁就有天大的心思也能放下一小半。当下把笔搁在一边，微微叹了口气：“眼前这一仗，打败了就算了，若打胜了，我也该致仕了。”

见守仁这副灰溜溜的样子，杏儿不知他又碰上什么愁事了，就先顺着他的话

说：“致仕也好，先生并没有做官的心，就此不做了，喜欢讲学，就一心讲学。”把守仁哄了几句，这才问，“打仗的事都安排得妥当吗？”

“眼前有三万兵马了，只等宁王出南昌，我们就衔尾攻打，宁王若是聪明人，我们制不住他，可他要是糊涂犹豫，很快就会被收拾掉。”

杏儿笑道：“我看宁王一定是个糊涂人，很快就会被先生收拾了。”

杏儿一句话把守仁也逗笑了：“你怎么知道宁王是糊涂人？”

宁王哪里糊涂？杏儿根本不知道，让守仁这一问立刻语塞，想了半天才说：“因为先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，碰上了你，谁都显得糊涂了，所以宁王就算原本不糊涂，现在也成糊涂人了。”说到这儿也知道全是胡搅，又笑着说，“我这可是大道理哦，先生不要驳我，驳也驳不倒的。”

听杏儿说得有趣，守仁也笑着问：“怎么驳不倒？”

杏儿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可心里的鬼点子倒不少，现在她早已想出一个鬼主意来了：“要是先生认同我的话，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了；要是不认同，来驳我，驳得本丫头没话说了，那也只能更加证明先生的聪明罢了。”

杏儿这一句话把守仁逗得哈哈大笑。守仁心情一好，才觉出自己刚才分明是有些灰了心。可现在这一笑，倒把心里那一层灰蒙蒙的阴霾冲散掉了，不觉又鼓起了勇气：“这次宁王谋反是震天动地的大事，究其缘故，都是陛下这几年放纵私欲，任性而为造成的恶果。眼下虽然还不能说酿成巨祸，可这一场刀兵之劫是躲不过了，死的都是百姓……自从正德二年上疏至今，我有十多年没上过劝谏的奏章了，这次想借着宁王谋反一事上一道奏章，把话说得硬一些，好好劝劝皇上。”

听守仁说要上奏劝正德皇帝，杏儿心里暗暗吃惊。

天下人都知道正德皇帝是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听人劝！劝了他不听就罢了，要是急了眼，一口咬过来，倒让那好心劝谏的人脱皮掉肉！

像这样的皇帝劝他做什么？理他做什么？

“先生，现在军情这么忙乱，不如先想着打仗的事吧。”

杏儿话里的意思守仁听出来了。其实他也知道自己不该把这事和杏儿商量，就随口说：“也对，还是想打仗的事吧。”看着杏儿收拾了东西出去了，自己又在屋里闷坐了好久，到底还是回到桌前，提笔给正德皇帝写起奏章来了。

“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于墨潭地方截获宁府檄榜一纸，臣为此具本并将伪檄封固亲赍，谨题请旨。一边檄招兵民，随机应变，竭力讨贼，

一应事宜，陆续奏闻处置。臣闻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，陛下在位一十四年，屡经变难，民心骚动，尚尔巡游不已，致宗室谋动干戈，冀窃大宝，且今天下之覬覦，岂特一宁王？天下之奸雄，岂特在宗室？言念及此，凛骨寒心。昔汉武帝有轮台之悔，而天下向治；唐德宗下奉天之诏，而士民感泣。伏望皇上痛自刻责，易辙改弦，罢黜奸谀，以回天下豪杰之心；绝迹巡游，以杜天下奸雄之望。定立国本励精求治，则太平尚有可图，君臣不胜幸甚！”

王守仁的这道奏章写得言词凛凛，很是厉害，可于他而言这些都是真心实意劝人的话。王守仁心里不畏惧正德皇帝，更不在乎自己这个官位这顶乌纱，这些话，都是他心里早就想说的，今天遇上季教这个事，他更是觉得自己非说不可。

可王守仁其实也知道，奏章里这些劝人的话都是些废话。这样的奏章送上去，正德皇帝根本就不会理睬他。

正德不回复，倒是给他王守仁面子呢；若要认真“回复”起来，那一准是把手守仁拿下诏狱，打几十棍，贬到什么地方……最好是贬回贵州的龙场去。

真要给贬回龙场做驿丞去了，守仁就把全家老小都接去，从此隐姓埋名终老深山，打死也不出来当官了。

龙场驿、蜈蚣坡、寅宾堂、何陋轩、玩易窝，那一脉青山绿水，那个翠生生的小菜园子，苗家人香甜的水酒，跳月场上纵情的歌舞……

今年正好是离开龙场的第十个年头，老何该有四十三岁了吧？成亲十年了，他和玉蕈也不知生了几个孩子了？季户头的身子还好吧？听说大土司安贵荣已经病逝了，现在是安国亨当土司了吧？有老何夫妇照管着，驿站房子不会再倒了，自己当年住的两座木楼一定也还好端端的，全家都搬进去也住得下。要真回了龙场，尔古肯定最高兴……

王守仁搁下笔，把劝皇帝的奏章也推到一旁，脱了鞋子躺在床上，放松精神，闭上双眼，做起白日梦来了。

(三)

一晃眼已经六月三十日了，宁王朱宸濠起兵十六天了，他的精锐大军仍然驻扎

在南昌城外，这些日子里朱宸濠集中所有人力物力拼命整固南昌城防，准备迎击四面八方合围上来的京军、边军，湖广、两广以及南赣军马，不管谁来劝他，朱宸濠一概置之不理，只管一门心思整治城池，作死守的打算。

可这些日子里，在南昌周边各县四处粘贴的各种征粮征兵告示渐渐少了，散布在南昌城里的各种揭帖、免死牌也越来越少，南昌城里一天比一天安静，朱宸濠派到各地的哨探渐渐陆续回来，报上来的消息都是完全一样的：不论湖广、南赣、广东、广西、浙江以及京畿方面，都未见一兵一卒。

没有一兵一卒来攻南昌，只是朱宸濠一个人在这里瞎忙活罢了。

到此时朱宸濠才隐约觉得情况不对，这才又想起自己的两个谋士来，赶紧把李士实、刘养正请进王府议事。可到这时候，李士实、刘养正这两位精明过人的谋士，也都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
情况变了。

半个月时间里，安庆方面的官军早得到了宁王起兵的消息，而且足够的时间集中兵力，囤积粮草，做了一切应急的准备。半个月里，南赣巡抚王守仁也已经调集了本部军马，沿着吉安、临江摆开阵势，从侧后威胁着南昌城。对朱宸濠来说，他失去了这至关重要的半个月时间，也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。

十几年的预谋安排，苦心准备，不但练出了骁勇的精兵，筹集了如山的粮秣，打造出了庞大齐整的战船，制成了最精锐的火器，而且费了无数心血，在朝廷里、地方上打通了无数关节，结纳了数不清的党羽，本以为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，却想不到最后真正实施起来，竟然搞成了这样！

可不管怎么说，李士实、刘养正这些人毕竟是追随宁王起兵了，起兵那一刻，他们也就抛下了各自的身家性命，现在他们必须要替宁王安排，替宁王打算，把宁王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死荣辱更重。

这些天李士实和刘养正日夜聚在一起谋划，在一片混乱之中仍然硬是给朱宸濠算计出一条制胜之策来，只是这条计策十分弄险，非到万不得已，李、刘二位也不会用它。可眼下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再不使出这破釜沉舟的计策来，真的不行了。

两位谋士把败中求胜的“破釜沉舟”之计商量妥了，朱宸濠这里也终于把脑筋转过来了，又想起他的两个谋士，派人把李士实、刘养正请到府里商量计策。

就这十几天时间，刘养正倒好像老了十几岁，人也没了精神，说话时连底气都不足了：“王爷，我已派出坐探在各处探听消息，坐镇武昌的湖广巡按御史陈金也

是刚得到王爷起兵的消息，可因为没得朝廷明令，所以至今尚未招集一兵一卒。两广巡抚杨旦倒是在调集兵马，可也不过数万之众，急切间又难凑齐，王守仁那里更是虚张声势，吉安府才招集了三千多人，临江府也只有三千乡兵，赣州方面则全无动静。依我算来，王守仁所能凑集的人马最多不过三万，而眼下才五六千人，根本不足为患。”

这些消息朱宸濠也已经知道了，赶紧追问：“刘先生，这消息确实吗？”

半晌，刘养正有气无力地说了句：“起兵都十六天了，探回来的消息要再不可靠，就真是咄咄怪事了，王爷自己去想吧。”

朱宸濠也听出刘养正话里全是埋怨他的意思。可到这时朱宸濠也隐隐感觉到，自己确实是犯了错了，不理睬刘养正话里的语气，急着问：“朝廷方面的动向呢？”

“朝廷方面？”刘养正斜眼看了朱宸濠一眼，“这些日子钱宁已经倒了，可吏部尚书陆完是咱们的人，王府派在京师的坐探刚回来，从陆完嘴里打听回来的消息是：朝廷尚不知道王爷起兵。我估计就算到今天，朝廷仍然不知道王爷起兵的事。”

一句话说得朱宸濠整个人都惊跳起来：“什么?!”

“朝廷至今还不知道王爷起兵的事。”刘养正又把这句没用的话对朱宸濠重复了一遍，“江西一省官员大都被王爷制住了，外省大员得到消息需要时间，还要核实消息才能上奏，一来一去也要十多天。眼下大概只有南赣巡抚王守仁会最先给皇上上奏，可我算了一下，王守仁十四号在丰城得到消息，用了三天才回到临江，又要两天才能赶到吉安，那时候他才能上奏，那就是二十号左右了，奏章快马送到京师也要十天，就是说，最快要到今天，王守仁的奏章才刚到京师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“咱们中了王守仁的疑兵之计了。”刘养正忍不住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虽然他心里也知道，现在叹气也没用了。

可话说回来，不叹气，又能干什么？

宁王大军面对的下一个要害之处是安庆，那里本来和九江、南康一样要兵没兵要将没将，防守空虚，士气低迷，宁王的军马乘虚而入，夹江而进，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安庆府城。可现在离宁王起事已经过了十四天！安庆知府张文锦和镇守安庆的都督佥事杨锐都已经稳住了阵脚，附近兵马都集中起来了，安庆城防也加固了，此时宁王再攻安庆，这个仗已经变得很不好打了。

可李士实和刘养正心里都清楚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抱怨下去了，尤其是，他们不能抱怨宁王。



刘养正这个人年纪轻，脾气暴，可李士实倒是个有城府的人，把心里的怨气压了压，勉强露出一丝笑容：“王爷，刚接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：南京镇守太监刘琅给王爷来信，说他已经联络了南京城里的都指挥廖鹏、齐佐、王准，都督同知王猷，集结了一千多名亲信，备好刀枪火器，只等王爷兵马一到南京城下，立刻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！浙江镇守太监毕真也来信保证：只要有他在，浙江方面不会派一兵一卒来救南京，只要南京一破，毕真就派人迎王爷大军进入浙江；河南布政使林正茂也给王爷来信说：只要王爷定了南京，林正茂立刻夺下开封府，接掌河南一省军政大权，起兵响应！一旦掌控了河南一省，就是打开了通向京师的大门，王爷的大军从南京北上直插京畿，大事指日可定了！”

听李士实这么一说，朱宸濠脸色好看多了，刘养正也总算又打起了几分精神。李士实知道眼下要安慰的不是宁王，倒是刘养正，笑着把话头递了过来：“眼下万事俱备，王爷该发兵了！刘先生，你有何良策？”

到这时候朱宸濠也听出李士实话里的意思来了。想起前些日子无故怀疑刘养正，真是很不应该，赶紧借着李士实的话头，陪着笑脸对刘养正说：“刘先生是个帅才，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

见朱宸濠对自己这么客气，刘养正也不好意思再闹脾气了。何况大事当前，也没工夫总发牢骚：“王爷，如今咱们控制了九江、南康二府，已经打开了攻打安庆的通道，但对吉王的王守仁还是不得不防。我觉得王爷可以派亲信部将李世英率几千兵马来瑞州，在华林山一带布防，命部将王春率军到丰城、奉新、东乡三县设防；请王妃的弟弟娄伯到进贤、广信接掌当地兵马就地布防，如此一来，西起瑞州东至广信，就各有兵马防守，足可以抵挡南赣兵马了。”

听了刘养正这番话，朱宸濠喜形于色，连连点头，一旁的李士实却捻着胡须闭着眼睛半天不作声。刘养正也停了下来，悄悄看着李士实的脸色。

半晌，李士实双眼微开，轻轻点头。刘养正见李士实首肯了，这才又说下去：“现在重要的不是南昌，而是南京！所以王爷一定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南京猛扑。九江是王爷大军进发的立脚点，章江口的吴城水陆交通方便，可以做大军粮草屯扎之地。一切就绪之后，命凌十一所部水军一万人为先锋，王爷自率精兵继进，会攻安庆，一定要在十日内攻克安庆！只要安庆一破，王爷就亲领水军沿江而下直扑南京，南京方面有刘琅、廖鹏等人为内应，当可一鼓而破！如此，大事可成。”

刘养正一番话说得朱宸濠连连点头。正在仔细考虑，都指挥使葛江走了进来：

“王爷，派去招抚王守仁的那个季教回来了。”

“叫他进来。”

片刻工夫，季教走了进来。朱宸濠立刻问他：“王守仁怎么说？”

回来的路上季教已经想了好久，现在他打算按照守仁教他的话说给宁王听：“王爷，王守仁十分顽固，下官劝不动他。听王守仁说朝廷几十万大军很快就到，他手里也有精兵五万，不日就要进攻南昌。”

这时候朱宸濠已经摸到了王守仁的底，再听说吉安府有“五万精兵”，他是绝不肯再信的了，眯起眼睛问季教：“王守仁说吉安府有五万精兵，你看到这些兵马了？”

季教略一犹豫，终于还是说：“看到了。”

朱宸濠和两个谋士对望一眼，不动声色，只是对季教说：“有劳你了，先去歇息吧。”看着季教走了，才冷笑道：“这个王守仁又在弄鬼！小小吉安府哪里招得出五万兵来？看来这个季教也靠不住。”

刘养正笑道：“这个人身家性命都在咱们手里，我料他不敢跟咱们撒谎。王守仁不受王爷的招抚，却没杀季教，倒放他回来，我看一定是这个南赣巡抚又设下什么计谋，把季教也给骗了。哼，现在王守仁的话说得越大，越说明他手里没有兵马……”

李士实接过刘养正的话来：“王爷，王守仁手里无兵也罢，有兵也罢，其实跟咱们没什么关系。现在要紧的是立刻到南京去，南京城里的镇守太监、都督佥事都是王爷的人，只要大军一到，南京城门立刻打开，咱们的大事就成了一半了。”

眼看南京城里已伏下内应，破城实在易如反掌，再加上王守仁先前那个“各路兵马即将赶到”的谎言已被戳穿，现在又吹嘘说吉安府有五万精兵，倒更显得色厉内荏。到这时候朱宸濠再也不犹豫了：“传令：明天一早，凌十一、闵廿四统水军一万立刻开拔，直扑安庆！本王亲率精兵三万随后而行。南昌方面，由李世英守瑞州、华林山，王春守丰城、奉新、东乡，娄伯提兵守进贤、广信，宜春王朱拱樵率精兵一万守卫南昌。”又问刘养正，“刘先生，你看派哪些部将协守南昌较为妥当？”

见宁王到底下了攻打安庆的决心，刘养正的怨气也就消了，笑着说：“这个主意由李老先生拿吧。”

李士实点点头：“我看就让布政使胡濂、参政刘斐、指挥副使唐锦、指挥佥事胡凤、都指挥王圯留下守城吧。”

朱宸濠一愣：“老先生，这几个都是最近才投诚过来的人，不是咱们的心腹，



怕不可靠吧？”

李士实看了刘养正一眼，见刘养正是一脸笑意，就对宁王笑道：“这些人都已追随王爷，就必是可靠之人了，何况有宜春王在，他是王爷的亲侄子，有他坐镇，不会有失。”见朱宸濠神色间还是有些犹豫，又说，“这样吧，把吴十三留下，让他亲率三千精兵驻在南昌城外的新旧坟场，策应南昌城防。”

虽然知道李士实老谋深算，可听他这一番安排，朱宸濠心里总是不安，刚要再问，刘养正在一旁说道：“王爷，咱们要防的不过就是一个王守仁罢了，他手里才几千兵马，能怎么样？咱们在南昌城外各处都有兵马驻守，城里又有一万精兵，再布下吴十三这路奇兵，应该没事。”

到这时候，朱宸濠不信他这两个谋士，让他去信谁呢？又想了想，到底点了点头：“就依先生吧。”

(四)

见朱宸濠答应了，李士实和刘养正这才一起退了出来。

一出王府，刘养正刚才的一脸得意神情顿时又消散干净了，忍不住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李士实在旁笑道：“子吉，叹什么气呢？你从小就是个神童，在咱们江西一省，论聪明论学问都是顶尖的人物，难道还看不透？人生一世，只做一件大事就够了，成王败寇，王也成灰寇也成灰，不值得挂怀。”

刘养正摇了摇头：“老先生，生死二字刘某倒不看重，只是我觉得咱们不该这么骗王爷。瑞州、丰城、奉新、东乡、进贤、广信，这几处其实根本没有兵马，如果王守仁果然起兵，势必直插南昌城下。南昌守军一万听着倒不算少，可要守这么大一座城池，也分不过来呀。何况城里没有一员猛将，真要被王守仁打个冷不防，就不好办了。”

听刘养正说出这话来，李士实有点儿不高兴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子吉怎么糊涂了？你自己也说过，为了攻取南京，这座南昌城可以弃之不顾！如果不是在城里耽误了半个月，咱们早取了安庆，杀进南京了，南昌城也不会有什么闪失。可现在局势越来越不利，若不能一鼓而下安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！这个时候就是俗话说说的‘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’，为了攻下南京，就必须把南昌城弃之不顾，把一切精兵猛将都集